

通鑑紀事本末

六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二

劉展之叛

唐肅宗上元元年冬十一月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濇展剛彊自用故爲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僞彊不受命姓名應謠讖請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爲亂然展方握彊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岍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

四一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二

二五八

以展爲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密敕舊都統李岍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投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動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爲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爲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岍謀解岍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





發已得其情還犇廣陵與李岍鄧景山發兵拒之  
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岍反州縣莫知所  
從岍引兵度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傑浙西節度  
使侯令儀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  
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  
使人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  
應展使人呼於陳前曰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  
鼓使其將孫待封張濩雷擊之景山衆潰與延恩  
犇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  
千徇濠楚王岍將兵四千略淮西李岍闢北固爲  
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州

多張火鼓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岍悉銳兵守  
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岍軍聞之自  
潰岍犇宣城甲午展陷潤州昇州軍士萬五千人  
謀應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  
兵馬使姜昌羣棄城走昌羣遣其將宗犀詣展降  
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爲潤州司馬丹陽軍使使  
昌羣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 李岍之去潤州  
也副使李藏用謂岍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  
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  
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  
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岍乃悉以後事授藏



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  
千人立柵以拒劉展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  
州宣歙節度使鄭昂之棄城走李峘犇洪州李藏  
用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於郁野兵敗犇杭州  
景超遂據蘇州待封進陷湖州展以其將許嶸為  
潤州刺史李可封為常州刺史楊持璧蘇州刺史  
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昂  
屯餘杭展以李晃為泗州刺史宗犀為宣州刺史  
傅子昂屯南陵將下江州徇江西於是屈突孝標  
陷濠楚州王昉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  
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間壽州刺史崔昭發  
兵拒之由是昉不得西止屯廬州初上命平盧都  
知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  
山旣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  
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  
部皆喜悉衆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討展展聞之始  
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十拒之選精兵二千度淮  
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  
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度江神功入廣陵及楚  
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  
二年春正月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  
彊於石夷門孫待封自康南出將會景超攻杭



州温冕據險擊敗之待封脫身犇烏程李可封以  
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  
人西擊王昉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  
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等將千人自  
海陵濟東趣常州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  
瓜州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神功以  
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  
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度還軍瓜州而范知新  
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昉勸展引兵逃入  
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  
死早晚等耳遂更帥衆力戰將軍賈隱林射展中  
目而仆遂斬之劉昉許嶧等皆死隱林滑州人也  
楊惠元等擊破王昉於淮南昉引兵東走至常熟  
廼降孫待封詣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  
人聞展死悉以兵授張濬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  
海濬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盧重  
六掠十餘日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  
始罹荼毒矣

李輔國用事 張后 程元振附

唐肅宗至德元載 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  
工來朔方時從兵單寡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  
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蒼猝之際妾以身當之



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  
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

肅宗即位於靈武遣使召李泌於潁陽謁見大喜  
時事皆咨之上以建寧王俊為天下兵馬元帥

李泌勸上用廣平王俶俊聞而謝之

事見安上皇  
史之亂

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  
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  
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閤中言曰鄰里之舊  
何至如是上曰先生為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  
王俊泣於廊下聲聞於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  
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

四一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二二

五

列傳

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泌及  
俊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

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  
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  
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  
耳上從之 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  
建寧王俊謂泌曰先生舉俊於上得展臣子之效  
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俊以良娣為  
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為先俊  
不從

二載春正月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



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  
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  
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  
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  
廣平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  
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  
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  
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  
計給事太子宫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  
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  
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倓

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  
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  
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泌  
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  
患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  
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上嘗就泌  
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  
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  
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  
娛樂柰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  
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



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辨殺卿邪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旣辨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旣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爲小人所教

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然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旣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旣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王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雍王



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葦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冬十月李泌歸衡山

乾元元年春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三月戊寅立張淑妃爲皇后張后生與王伾纔數歲欲以爲嗣上疑未決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爲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喜曰朕意決矣庚寅立成王俶爲皇太子揆道玄之玄孫也

二年春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爲灋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太子營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



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  
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  
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  
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事無大  
小輔國只為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  
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按有所  
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  
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三司府縣鞫獄皆  
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莫敢違者  
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李揆山東甲族見  
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

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  
狀上感寤賞其正直輔國所行事多所變更罷其  
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上不許主  
寅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敕處分諸色取索及  
杖配囚徒自今一切竝停如非正宣竝不得行中  
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盧候及六軍諸使諸司  
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自今一切須經臺府  
如所由處斷不平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  
姦盜造偽外餘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  
灋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峴 鳳翔馬坊押  
為劫大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寃李輔國



飛龍殿敕監察御史孫瑩鞫之無寃又使御  
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鞫之  
與瑩同妻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鞫之  
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  
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  
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  
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暉與鳳翔尹嚴  
向皆貶嶺下尉瑩除名長流播州吏部尚書同平  
章事李峴奏伯陽等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為朋黨  
五月辛巳貶峴蜀州刺史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  
對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濫

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  
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上元元年夏六月甲申興王召薨召張后長子也  
幼曰定王侗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  
遜取容會召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 上皇愛興

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  
間至大明宮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  
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內侍王  
承恩魏悅及梨園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  
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  
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有



劔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爲之作主人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竒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勲臣皆反仄不安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爲天下主當爲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爲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爲在將士皆納刃再拜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已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內居甘露殿輔國帥衆



退所留侍衛兵纔疋老數十人陳玄禮高力士  
毀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玉  
地吾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  
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又迫於  
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卿等恐小人  
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  
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  
貶蓬州長史 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  
州魏悅流溱州陳玄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  
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觀上更選後宮百餘人置西  
內備灑掃令萬安咸亡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  
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  
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  
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  
猶豫不敢決

二年 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  
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  
之卿勿恠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  
之念公主也上泣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  
內 秋八月癸丑朔加開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  
部尚書乙未輔國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厨具  
饌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為宰相上曰以卿



之功何官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上密謂蕭華曰輔國求爲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出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

建子月戊戌冬至己亥上朝上皇於寧西內

寶應元年建辰月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庚午以戶部侍郎元載爲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辭輔國識其意壬寅以司農卿陶銳爲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戊申華罷爲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建巳月甲寅上

皇崩于神龍殿年七十八乙卯遷坐於太極殿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羣臣發哀於太極殿蕃官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爲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赦天下 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口年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元振黨於輔國上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子 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



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  
姑歸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  
一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  
者監殿恒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  
長生殿後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  
告輔國伏兵於陵霄門以俟之太子至以難告太  
子曰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死而不  
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  
太子於飛龍殿且以甲兵守之是夜輔國元振勒  
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恒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  
輝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時上  
住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  
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丁卯上崩輔國等殺后并  
及兗王僭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  
宰相相見叙上皇晏駕拜哭始行監國之令戊  
子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宣遺詔己巳代宗即  
位高力士遇赦還至朗州聞上皇崩號慟嘔血  
卒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  
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  
尊禮之乙亥號輔國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  
皆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之以內  
殿副使程元振為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



李光輝及內常侍啖庭瑤山人李唐等二十餘人皆流黔中 夏五月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 壬辰貶禮部尚書蕭華爲峽州司馬元載希李輔國意以罪誣之也 飛龍副使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六月己未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餘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帥行軍司馬仍遷輔國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辛酉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博陸王輔國入謝憤咽而言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慰諭而遣之 秋九月乙未加程元振驃騎大將軍兼內侍監 上在東宮

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爲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

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疾忌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伋上疏語見吐蕃入寇上以元振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程元



振既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

二年春正月壬寅敕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復令於江陵安置

僕固懷恩之叛 周智光附

唐肅宗寶應元年 初回紇毗伽闕可汗為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為登里可敦時徵兵回紇以討史朝義可汗請與懷恩相見上令懷恩往見之懷恩為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

代宗廣德元年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

三百九十八 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十六 鍾季升

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壻恐其合謀襲軍府閉門自守亦不犒師及史朝義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逸等屯祁縣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姓茹為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為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奉仙還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汝與吾兒約為一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酒酣懷恩起舞奉仙



以纏頭綵懷恩欲酬之曰來日端午當更樂飲二  
日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左右曰朝來  
責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遽  
以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  
反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  
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  
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  
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構陷憤然殊深  
上書自訟以爲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竭家貲  
俾之上道行至山北雲京奉仙閉城不出祇迎仍  
令潛行竊盜回紇怨怒亟欲縱兵臣力爲彌縫方

得出塞雲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  
與李抱玉共相組織臣靜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  
羅叛亂臣爲先帝掃清河曲一也臣男玢爲同羅  
所虜得間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臣有二女  
遠嫁外夷爲國和親蕩平寇敵三也臣與男瑒不  
顧死亡爲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節度使皆握疆  
兵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臣說諭回紇使赴急難  
天下旣平送之歸國六也臣旣負六罪誠合萬誅  
惟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臣受恩至重  
夙夜思奉天顏但以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  
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盡皆不至實畏



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豈唯羣臣不忠正爲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駱奉仙詞情非不摭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皆由同類比周蒙蔽聖聽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遠近益加疑阻如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爲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反信讒嫉之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毀弓藏鳥盡信匪虛言陛下信其矯誣何殊指鹿爲馬儻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惟陛下圖之臣欲公然入朝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

彼遷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絳州問臣臣即與之同發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察其去就懷恩見遵慶抱其足號泣訴冤遵慶爲言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爲不可曰公信其甘言入則爲來瑱不復還矣明日懷恩見遵慶以懼死爲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爲不可遵慶乃還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先與可汗往來恐翊洩其事遂留之

二年春正月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真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



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  
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  
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  
玉魚朝恩四人耳自外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  
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  
抱真抱玉之從父弟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  
師上方以懷恩爲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  
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  
欺其衆云郭子儀已爲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  
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  
上然之 僕固懷恩既不爲朝廷所用遂與河東

都將李竭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殺竭誠乘  
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出與戰瑒  
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  
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  
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戊午以子儀  
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  
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丁卯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  
中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  
李光逸盡與之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將白玉焦  
瑒以鳴鏑射其後者軍士曰將軍何乃射人王曰



無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至榆次瑒責其遲胡人曰我乘馬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卒皆怨怒曰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衆攻瑒殺之僕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旣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度河北走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云全軍歸鎮釋之曰不然此必衆潰矣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或翻然改圖以衆歸鎮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而至釋之

不得已納之張韶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韶爲間殺釋之而收其軍使韶主之旣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脛寘於彌戔城而死都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衆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郭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戍更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



其晚也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真言  
有驗遷殿中少監 夏六月僕固懷恩至靈武收  
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癸未下詔稱其勲  
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察其  
深衷本無它志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以河北既  
平朔方已有所屬宜解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等  
使其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但當詣闕更  
勿有疑懷恩竟不從 秋八月郭子儀自河中入  
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入  
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召問方  
對曰懷恩無能爲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  
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  
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  
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辛巳子儀發赴奉天 九  
月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  
和吐蕃使 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祿郭子儀使右  
兵馬使李國臣將兵爲郭晞後繼邠寧節度使白  
孝德敗吐蕃于宜祿冬十月懷恩引回紇吐蕃至  
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 僕固懷恩與回紇  
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  
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遠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  
爲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遠戰而不利則衆心離



矣敢言戰者斬辛未夜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壬申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虜至麻亭而還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虜涉涇而遁 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其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遽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然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陀所殺涼州遂陷

永泰元年春二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大將尚結悉贊磨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項帥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吐谷渾奴刺之衆自西道趣蓋屋回紇繼吐



蓄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寧白孝德鎮西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得詔亟命治行諸將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勒兵就道懷恩中塗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大將張韶代領其衆別將徐璜王殺之范志誠又殺璜王而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大患上猶爲之隱前後制敕未嘗言其反

及聞其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甲辰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討擊使白元光先戍奉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直衝之身先士卒虜衆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衆數日斂衆還營瑊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丙午召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巳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奉仙將軍李日越屯盤屋同華節



及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  
自將六軍屯苑中庚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  
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皆衣皂團結為  
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  
甚衆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  
羣臣論議不一一日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閣門不  
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  
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  
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  
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  
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自丙午至  
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党  
項西掠白水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  
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  
破之於澄城因逐北至鄜州智光素與杜冕不協  
遂殺鄜州刺史張麟阮晁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  
廬舍三千餘家 冬十月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  
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  
民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  
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  
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  
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



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回紇  
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  
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  
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  
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  
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  
以身爲虜餽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厄  
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  
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  
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令  
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  
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  
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  
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  
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  
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  
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  
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憂  
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  
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揔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  
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  
我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不顧舅甥之親邊鄙邊鄙



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左右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墮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今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鄉以二巫師從軍坐言此行

甚安隱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綵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臧等降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乂入為僕射恩專將之又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



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 軍齒至是朝恩  
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寢盛分爲左右廂居  
北軍之右矣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  
恩驍將恐送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  
在回紇然 上敕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  
送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  
三司慕容休貞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德等皆詣  
鳳翔降甲申周智光詣關驛驛捷再宿歸鎮智光負  
專殺之罪未治上旣遣而悔之乙酉回紇胡祿都  
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資緡帛十萬匹府藏  
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

大曆元年春正月周智光至華州益驕橫召之不  
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  
於商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  
子弟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擅留關中所  
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

冬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智光  
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溫不協志斌入奏事智光館  
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  
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爲汝反矣叱下斬  
之燔食其肉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  
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衆戊申詔



智光 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  
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  
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若益以陝  
高郿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且曰  
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  
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  
栗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

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  
大將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  
離心已去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  
子儀壬戌貶智光澧州刺史甲子華州牙將姚懷  
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

元載專權

唐肅宗上元二年建子月戊子御史中丞元載為  
戶部侍郎充勾當度支鑄錢鹽鐵兼江淮轉運等  
使載初為度支郎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  
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專掌財利

代宗廣德元年秋九月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  
軍司馬冬十二月乙未以苗晉卿為太保裴遵  
慶為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為黃門  
侍郎同平章事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  
侍董秀使主畫日早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



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英  
全州人也

永泰元年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  
受賂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

大曆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  
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  
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  
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  
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  
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爲讒何  
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

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  
爲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爲陛下惜之太宗著司  
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  
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  
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  
達豪蔽暗鳴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  
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  
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  
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  
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  
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諂宰相輒奏事者



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誅謗二月乙未貶峽州別駕

五年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左監門衛大將軍兼神策軍使內侍監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坐恣談時政陵侮宰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地牢訊掠取服籍沒其家貲入軍

并分賞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由是不懌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為內給使衣綠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官卑為儕輩所陵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在前令徽服之拜謝上彊笑曰兒服紫大宜稱心愈不平元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為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其黨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上



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爲上謀徙李  
抱玉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溫爲鳳翔節度使外  
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郾號寶雞郵  
蓋屋隸抱玉與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朝恩  
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爲虞驕橫如故 劉希暹頗  
覺上意異以告魚朝恩朝恩始疑懼然上每見之  
恩禮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溫至京師元載  
留之未遣因與溫及周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載  
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三月癸酉寒食上置  
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  
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辨語頗悖慢皓  
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恩觀  
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  
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丁丑加劉希暹王駕  
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丙戌赦京城繫囚  
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宜  
仍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 元載旣誅魚朝  
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自謂  
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  
無度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  
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辛卯  
載以綰爲國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人也成有



丈人自宣州來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但  
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  
視之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  
謁院僚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  
以箱受書館之上舍留宴數日辭去贈絹千匹其  
威權動人如此 劉希暹內常自疑有不遜語王  
駕鶴以聞九月辛未賜希暹死 上悉知元載所  
爲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  
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  
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  
上曰北軍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

之誅泌亦豫謀卿勿以爲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  
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  
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  
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  
使善待之

六年夏四月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黷  
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  
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下少良頌  
珽御史臺獄御史奏少良頌珽凶險比周離間君  
臣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 上益厭元載所  
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



子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  
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細

八年春三月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載王縉之  
黨浩妾弟侯莫陳愆爲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  
虛以知驛奏優又屬邕擬長安尉愆參臺御史大  
夫李栖筠劾奏其狀敕禮部侍郎萬年子邵等按  
之邵奏邕罪在赦前應原除上怒夏五月乙酉貶  
浩明州別駕邕歙州刺史丙戌貶濟杭州刺史邵  
桂州長史朝廷稍肅

十二年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黃門侍郎  
同平章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及子伯

四百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三三三

竹

和仲武縉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又以政事  
委羣吏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  
等無由自達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悅上欲誅之恐  
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  
謀之湊上之舅也會有告載縉夜醮圖爲不軌者  
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又  
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  
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  
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是日先杖殺左衛將軍知  
內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載請  
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污辱勿怪乃



脫穢鞮塞其口而殺之王縉初亦賜自盡劉晏謂  
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  
宜更取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貶縉括州刺史載妻  
王氏忠嗣之女也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伏誅有  
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夏四月  
癸未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起居  
舍人韓會等十餘人皆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  
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已故炎  
及於貶洄滉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炎等  
吳湊諫救百端始貶官庚午上遣中使發元載  
祖父墓斲棺棄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戊寅卓英  
倩等皆杖死英倩之用事也弟英璘橫於鄉里及  
英倩下獄英璘遂據險作亂上發禁兵討之乙巳  
金州刺史孫道平擊擒之

吐蕃入寇

代宗幸陝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春二月己亥河西節度使  
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吐  
蕃邊將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爲一家何必更置  
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  
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  
人交鬪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  
白狗爲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時吐蕃



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  
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僉人孫誨入奏  
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然  
事趙思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惠琮等至則矯詔  
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  
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  
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  
蕃復絕朝貢

二十六年春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  
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希望攻吐蕃新城  
拔之以其地為威戎軍置兵一千戍之 夏五月

通鑑卷三十三

三十三

卷三十三

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丙申以崔希逸為河  
南尹希逸自念失信於吐蕃內懷愧恨未幾而卒

六月辛丑以岐州刺史蕭昇為河西節度使摠  
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為隴右節度使太僕卿  
王昱為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

嶺碑

立碑事見吐蕃請和

秋七月杜希望將鄯州之眾奪

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  
希望眾少不敵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  
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希望  
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泉忠嗣以功  
遷左金吾將軍 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



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劔南節度使王昱築  
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糧以逼之吐蕃  
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  
走糧伏軍資皆棄之貶昱括州刺史再貶高要尉  
而死

二十七年秋八月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隴  
右節度使蕭昇擊破之

二十八年春三月章仇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  
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結謀使局開門引內  
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  
遠敬宗之曾孫也 夏六月吐蕃圍安戎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三十六

徐華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彊騎救之  
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十二月金城公

主薨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許

公主嫁吐蕃事  
見吐蕃請和

二十九年夏六月吐蕃四十萬衆入寇至安仁軍  
渾崖峯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 冬十

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  
禦

天寶二年夏四月丁亥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擊  
吐蕃行千餘里攻洪濟城破之

四載秋九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於  
石堡城爲虜所敗副將褚誨戰死



六載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將軍副使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翰父祖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略爲忠嗣所重忠嗣使翰擊吐蕃有同列爲之副倨慢不爲用翰搃殺之軍中股慄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孰吐蕃輒來穫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來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物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

一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大佐



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  
矣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鄉者恐為大夫  
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  
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  
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  
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  
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  
華清宮與語悅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  
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  
事充河西節度使 初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從  
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節度使夫蒙靈贊累薦

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鎮節度副使吐  
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  
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  
為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  
至特勒滿川分軍為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  
蕃連雲堡下有兵近萬人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  
山拒戰礮檣如雨仙芝以郎將高陵李嗣業為陌  
刃將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  
陌刃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斬首五千  
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  
已深懼不敢進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守其



城復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爲阿弩越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娑夷。即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弟呼。取出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暮年乃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至河西。夫蒙靈誓怒。仙芝不先言。已而遽發。奏一不迎。勞罵仙芝曰。噉狗糞。高麗奴。汝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處分擅奏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謝罪。

七載冬。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



八載夏六月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楛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成者盡沒 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為神武軍

九載冬十二月關西游弈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斫城以難得為白水軍使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

夏四月癸巳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為懷義王賜姓

名李忠信 吐蕃贊普乞梨蘇籠獵贊卒子娑悉

籠獵贊立

肅宗至德元載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

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二載冬十月吐蕃陷西平

乾元元年吐蕃陷河源軍

上元元年吐蕃陷廓州

寶應元年建寅月甲辰吐蕃遣使請和



代宗廣德元年夏四月郭子儀數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爲之備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爲虜所留二年乃得歸 秋七月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

皆爲左衽矣 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爲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關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度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于盤屋之西乙亥吐蕃寇盤屋月將復與力



戰兵盡爲虜所擄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爲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澆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於開遠門內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爲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犇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請誅之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爲相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卧家遣人輿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并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臧希讓鳳



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子儀與延昌謀曰：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自直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子儀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三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為糧料使，給軍食。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州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眾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眾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澧水，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為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吐蕃惶駭，庚寅悉眾遁去。高暉聞之，帥麾下三百餘



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為京兆癸巳以郭子儀為西京留守甲午子儀發商州 己亥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湜為陝州刺史周智光為華州刺史 吐蕃入寇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大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

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



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鬪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璘帥眾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得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璘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漣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摠禁兵權寵無比築城於鄠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為鄠縣築城使遂將其兵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

二年僕固懷恩反秋八月涇原奏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眾入寇京師震駭詔郭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辛巳子儀發赴奉天九月辛亥以郭子儀元比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以陳



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子儀聞吐蕃逼邠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兵萬人救之 己未劍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衆拔當狗城 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于宜祿冬十月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 庚午嚴武拔吐蕃鹽川城 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逼奉天京師戒嚴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 秋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

吐蕃數十餘萬衆俱入寇 事見僕固懷恩之叛 劍南節度

使嚴武以將軍崔旰為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

於西山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

大曆元年春二月己亥命大理少卿楊濟修好於吐蕃

二年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于興

唐寺 九月吐蕃衆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宜

祿詔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鎮涇陽京師戒

嚴甲子子儀移鎮奉天 冬十月戊寅朔方節度

使路嗣恭破吐蕃於靈州城下斬首二千餘級吐

蕃引去

二年八月壬戌吐蕃十萬衆寇靈武丁卯吐蕃尚

贊摩二萬衆寇邠州京師戒嚴邠寧節度使尚







